

## 财富·收藏

带着岁月痕迹的电影海报现在是收藏圈里很受瞩目的藏品

海报收藏初长成  
走出深闺待人识

□本刊记者 郭飞飞

在娱乐生活尚不丰富的年代,看电影是件颇为奢侈的事情,殊不知若干年后,昔日的电影海报也成为不少藏家眼中的香饽饽。我市涧西区的吕拴保就收藏有数百幅老电影海报。



《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》海报

## 如愿以偿 等待30年不算长

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,吕拴保偶然在朋友家里看到了一些电影海报,从事绘画工作的他一看就喜欢得不得了。原来这位朋友就是在电影公司负责电影海报绘制的。

30年后,他到朋友家中做客时,那些略带灰尘的老海报让他再次难以平静,朋友看出了他的喜欢,因为不能很好地保管这些老海报,于是就转手给吕拴保。

说到这儿的时候,吕拴保的脸上写满幸福,他说:“刚拿到它们的那一年,我春节放假期间都在整理修复这些老海报,那是我过得最有意思的一个春节。”

目前,吕拴保收藏有200多张老电影海报。《背靴访帅》是以前洛阳曲剧团演员马琪、周玉珍等拍摄的曲剧电影,所以这部电影的海报对他来说格外珍贵。



《狼牙山五壮士》海报

## 睹物思情 电影海报记录历史变迁

1895年12月28日法国卢米埃兄弟在巴黎一间餐厅向35个观众放映了《火车到站》《水浇园丁》等短片,这一天被公认为电影始创日。据说,那时已出现电影海报,这恐怕是世界上最早的电影海报。仅7个月,这种全世界最新潮的艺术便从遥远而浪漫的欧洲传到时髦的上海。

从时间上,可以将我国电影海报的发展分为以下几个阶段:民国时期的电影海报、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红色经典电影海报、新中国成立初期进口的外国影片

海报、“文革”时期的海报以及改革开放后的电影海报。

从海报的表现形式,我们可以将其分为西画类、国画类、漫画类、剪纸类以及摄影类。吕拴保说电影海报以写实类居多,通常用水粉来表现,主要是因为水粉颜料成本低,绘制快,方便经常更换;其次是色彩鲜艳,整体造型与细节描绘均宜,适合表现广而告之的内容。在那个街上无广告、路上无色彩、腹中无油水的年代,高高竖立的电影海报,无疑是每个人眼里的新期待,每个人心中的真梦想。



《背靴访帅》海报



《山仔》海报

## 精挑细选 不是所有海报都有收藏价值

电影海报的价值,取决于海报本身的艺术价值、品相、存世量等,此外,还应考虑电影、演员、导演在电影史上的地位等。收藏海报应认清版本,由电影发行商制作,随电影发行的第一版海报印量少,工艺好,因此价格最高,升值潜力最大;由电影公司自己印刷发行的原版海报,画面设计质量较高,发行量则视票房情况及市场推广需要而定,若

非限量推出,则数量较多,虽值得收藏,但一路升值的可能性相比第一版海报要小;由电影公司授权其他专业海报公司印刷发行的为授权版海报,这类海报的发行量较大,售价较低,收藏价值较小。

吕拴保说,目前虽然已经有电影海报拍出高价,但是电影海报收藏仍然处于起步阶段,价格依然较低,未来有较大升值空间。



赵跟喜

谈古说今

## 民国闻人王广庆(一)

□赵跟喜

王广庆(1889-1974),字宏先,号我居,洛阳新安磁涧掌礼沟人。其父名焯(fù),字子亮,积学能文,曾“设帐授经,成就甚众”。广庆“歧嶷,好读书”,少有大志,卓犖不群。早年追随张钫先生参加辛亥陕西起义,驻军陕南,又为四川开县县长,后由张钫资助,留日学习法政。1917年,孙中山发动护法运动,广庆归国,任张钫先生主持之讨逆军秘书长,后一直追随张钫左右,曾任开封县县长,河南大学校长等职。1974年2月病逝于台北,享年85岁。

时人有不知王广庆者,不知其家学渊源,不知其为缔造共和献身之精神,不知其珍爱河洛出土金石之情怀,不知其精研小学之成就,不知其训诂河洛方言之著作,不知其竭诚河大校长之经历,不知其书法文字之纯美。尤其先生对北邙出土墓志搜集之见识与贡献,功不可灭。

笔者早年求学西安,往访王广庆之侄励健先生,先生曾将家藏《洛阳近年石刻出土时地记》第一次缮录本手稿赠我珍藏。读王广庆所作序言,始知北邙出土墓志收集之原委。其序曰:“民国九年(1920年),余归自三原,识洛阳郭汉臣君玉堂,以拓售碑志为生,而嗜古异于恒众,耳有所闻,必以目遇。为述北邙魏志,故城残石,出土时地甚备。余以墓志所以志墓,邙陵土质坚厚,夙宜墓葬,古墓何累累,见于魏晋歌咏,杯土片石,不知存史迹几许。其拓本流传,虽可仇正史之异同,供艺林之玩赏,然千百年后,兆域无徵,邑乘无考,古迹淹没,治史地者,将何所据依乎?”据序言可知,王广庆建议郭玉堂先生,访览之余,可详细记载墓志发掘的时间地点,日后可以帮助整理写定,必将成为信史。十年后,郭玉堂先生所录已有四册之多,按年月编次,抄录副本,交广庆先生整理。1939年秋,王主政校长的河南大学迁址镇平,始有空闲,乃以旬月之力,校录后署曰《洛阳石刻出土时地记》。1940年,河南大学迁至嵩县潭头镇,王广庆“往复质校,又逾数月”,方致函郭玉堂先生,“国难未已,恐并此亦有放失之虞”,建议先将稿本付梓,交友好分存。郭玉堂先生出版付印时,由顾燮光先生题写书名——《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》。书中有王广庆先生所作序言两篇。

北邙出土墓志,多归于千唐志斋,功在张钫先生。而张钫先生收藏碑刻志石,亦与王广庆先生促成有关。关于张钫修建千唐志斋始末,坊间流传多种说法,笔者近年得见王广庆先生一篇《洛阳墓葬与石志》的文字,文中言及此事较为详细,可以解惑许多。先生说:“近来洛阳唐志出土者,为数极多,虽有文无取者,然所存地名官名,大裨益于治史且为修地方志者所必需,当时此石为人遗弃,散置乡村槽枥庭阶之间,每方值银币只三元,不及新石每方尚需工料八元之值,余促邑友张氏蜚庐斥资托郭君玉堂从事广收以存史料,数及七八万方时,又名其嵌置之室曰千唐志斋,民国二十三年至吴,请余杭章太炎先生为之篆额,其后续得,几千七八百石,郭玉堂有拓本行世,蔚为古今巨观。”关于墓志取石,王广庆先生亦有考证:“洛阳碑志石材其精者取之伊洛南岸万安山,质细无瑕,与陕西平遥相埒,其粗者取之伊阙附近,多斑驳纹,唐志多用之。”

(本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)

征集

收藏线索

本刊现面向市民征集收藏线索,如果您有好的藏品,如果您有不同寻常的收藏经历,如果您在收藏中有别样的感悟,欢迎致电66778866、15838571329,或发送邮件至237318389@qq.com。我们将为您提供一个平台晒晒您的宝贝,讲讲您的收藏经,说说那些收藏中的酸甜苦辣。

(本刊编辑部)